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十七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二十六

記

江西憲司新門記

宮室之有門所以限內外時啓閉嚴出入有備豫之道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因其崇高而爲之品節以辨上下以肅觀瞻而儀制立焉又以通達其聰明屏斥其邪辟毋或窺覲而有所僭踰則門之所係亦大矣况乎風紀之司以

天子之使臨制一方其可無以致謹於戶庭之近者

哉昔在

世祖皇帝置御史臺領邦憲分道置使其在江西湖東者總治於豫章於政事無所不得治非分土列職效一官領一事者之比也至元二十八年以肅政廉訪易提刑按察之名然其聽政之堂府史之舍文書圖籍之儲門垣之設悉因其舊以時完善而無改焉元統元年癸酉普顏公之來監憲也以爲外門前臨行道與儀門相直而不相遠也無以致嚴密尊重之體度其東若干步更置門焉以舊門之地爲庫所部

有簾簋不飾之懲者則度焉以示戒其爲門也樹兩楹設兩扉限以中闌而已無風雨之蔽居十二年而木多朽至正四年中順大夫寧夏脫脫公自行中書省郎中來副憲事觀于門而歎曰是可以一日不葺乎行道憧憧幾與齋民爲比屋何可無所表異規作新門如儀門之制命有司度材擇工而從事焉乃於八月二十有一日工役就序次年二月太中大夫張掖劉公沙刺班以監憲至乃

梓人告具明年

正月九日甲午定柱石越十有四日丁未升棟梁而

作焉公親率僚佐莅之自行省以下郡縣百司咸集祝史陳辭神人胥洽工不待勸翕然奏能又七日癸丑中順大夫河內李公守仁以憲使至與二公志同道合而無間然幕府贊之者則經歷司君允德知事張君汝遴照磨高君克明也六月五日丁巳門成既而中順大夫張公珪來僉憲事門之爲屋基崇於地三尺有五寸極崇於基三十又三尺南北之深四十尺東西之廣如其深而贏二尺鍤石木尾丹雘工徒之用出郡之經費中統鈔百三十有五錠門左

石爲崇墉高十有六尺八寸長十有六丈厚稱之其費中統鈔八十有五錠則憲司公膳之所節也董其役者憲史紀元翁阿里沙以有司治凡役者南昌簿陸某也憲府以集昔嘗待罪 國史僑其部內之野而老焉雅有文學之好乃命佐書黃鍾持書幣來請記其事如此云集乃爲之言曰天下治平久矣政化已成民事已定

聖天子視民如傷出於至誠無爲而治本乎夫性履信思順億兆賴之顧念遠人於江湖之表寄耳目之

任者四五君子寶以儒學爲政事忠恕不欺爲主本至公廓然同聲相應未有會合純備如今日者也不以過察奪郡縣之政不以過厲杜隱伏之情旌別以謹審而防微鎮靜以悠久而成化諸君子之用心亦可以無愧於當時矣環數千里間年穀順成邪慝不起使斯民不以饑溺傷殘爲旦暮之虞者此新門之作所以爲可記也雖然記爲門作也請遂言之門也者一闔一闢之道也闢者陽也闔者陰也陽有君子明通之善陰有小人暗塞之咎焉董仲舒所謂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則暗塞之所由生禍也
諸葛孔明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此
君子之明通所以能成社稷之功者乎敢以爲出入
是門者獻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
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侍官府之廩
稍宿衛之供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
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

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
倉凡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百
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爲
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奪身
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 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
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
得善去者則槩係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
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札撒
公程公日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札撒

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負米於垣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繁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之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取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

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壘等數十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 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

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衛內庭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某郡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于碑陰云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僧家訥生祠記

聖天子法祖宗之成憲以臨萬方數下明詔休息民庶深仁厚澤溥海內外衣被無間十有三年于

茲矣顧茲南服嶺海萬里有司之治不以時聞則非不泚邇不忘遠之意也乃眷世家舊臣為先朝所親信者得僧家訥識治體有方略知問學義理無欲而不倦不動聲色能弭禍患於未形佩元帥大符持節治軍府以德意宣慰於廣東矣蓋東廣所統七路八州大小縣數十及諸司官吏食祿累千數百人軍帥布在列郡及江省歲以兵來戍者皆總於是可謂官盛足任使者乎然山谷深險蠻獠雜處貨貝交易海賈島夷利之所在爭鬪興焉禮義不明見欲而動

今猶制吏失其權繭絲之征刻入骨髓微漸之不
虞至於衝突而莫禦措置失宜黑白顛倒至犯法禁
擅殺掠以塗炭吾民以貽 朝廷憂往者何可追歎
哉公之來未及期歲瘴癘不作風濤不驚遂以治聞
市井之民相率肖公像為生祠於果超觀東筦縣鹽
場之寇既息其民祠公於雲溪寺縣人士亦作歸德
之頌列諸學官予子安民嘗宰東筦其父老百數十
人因安民來請為生祠記乃列其事使後之人有所
觀覽焉則而倣之則荒遠之人迄可小康非以為佞

也僧家訥公名也蒙古低滿沃鱗氏又名鈞字元卿
曾大父傑烈事

太祖皇帝從征西夏河西還定中原有功

太宗時率親信士百二十人鎮太原歿謚襄毅大父
博秩侍從

憲宗伐宋監諸路軍馬戰歿合州釣魚山父益道理
世監太原路從

世祖皇帝征乃顏還仍監太原大德中地震太原不
待奏大出粟以賑以正奉大夫移監冀寧總軍府之

公以世臣子事

武宗皇帝宿衛除尚鞞奉御事

仁宗東宮善奏對擢典寶監丞監御藥院出監遂寧州拜南行臺監察御史上言行省不當置丞相內朝當設諫官浙有沈明仁者本湖海羣盜削髮總其徒號白雲宗驟官司空擅度人爲僧分布郡邑多殖貨利一呼而合公發其姦河南王家臣立官府爲不法者盡罷之而中書奏爲覆實提舉司提舉遷同知京畿漕運安南國從湖廣省上言太平思明龍州等

萬戶府私鬪過歲貢詔公與行省雜治之還拜中臺御史言事無虛日以左丞許敬臣母病不當強掖扶受生日賀遺驟命其子五品職事官亦如之爲不應法中書參議傅夢臣除吏部尚書不合吏負止從七品今皆黜之出巡河南省至黃州有赦後猶在禁者瘐死已七人閱文書釋其生者七人出副江西憲入爲戶部郎中旋除河北副憲刻罷河南省平章答海治衛輝守常八禿兒贓劾汴梁守歪頭皆坐法去彰德守張浩以不稱職殿上言切直及於朝政中

太守嘉興太夫人年高乞歸養山西自號曰崢山野人蓋其先三世守官之地也登臨以爲樂賦天涯山以見志海內頌之後數年起爲山東東路鹽運使未幾遂有廣東之拜道出庾嶺策馬南望而歎曰提封數千里可無成功以歸報

天子乎下車事便當行而不行不便當革而未革者未久盡得其情則曰蠻獠亦人耳激之而忿生無所畏而妄發豈必盡其罪也公以直道而不爲崖異省臣以 詔書閱海舶至府禮貌惟謹事有不可從者

亦不少從也憲府嚴重冰檠相望交敬而不私日坐公府求弊事而理之終日不倦小間經史不釋手亦不輟於吟咏也諸司稟事隨問剖決動中肯綮人以爲神掾史操牘爲命必加修潤不使有幾微違道之失僚佐進見皆得盡所欲言幾於古人所謂五官並用者矣故其教令之及人多潛融默化不可以迹求也然其施行廉正明白先有以服其心是以令出而民從之易也邦人共傳於四方者一二事今略陳之廣鹽歲辦四萬五千五百餘引爲鈔十四萬六百餘

定額重計口食責價於民民以重不堪未有道以除之增城梅州等繼以殘破缺課尤甚公命城中設賣鹽十局令曰民食鹽有額吾所部諸司上下凡役於官者不食鹽乎其買諸官局書以券籍其不買者則私鹽非法矣於是在官無貴賤皆買鹽而缺額稍補郡多戍兵而糧不時給又多惡腐公曰此何以使人乃召庾吏及軍鎮撫於庭取省降鐵斛作新斛較定付之令曰給軍糧則用此米未完量必平無敢侵撓於是軍食以足郡城闊遠分軍以守各有信地舊制

也而多曠失公命各守信地其餘不分守信地者皆聽事庭下持夜巡官吏姓名盡三鼓東西行各置會巡之所表裏肅然軍校巡鹽者乘舟四出旦期會於府有常節他日於東路行者百戶吳子英獨後至比科斷小停以待未頃番禺縣果牒鎮撫司吳子英放海賊私鹽狀即械送有司治之神速不可欺也龍泉萬戶劉某戍德慶役兵取鷓鴣於縣崖墮死私意怒其卒胡某醉使人縛手足沈深水中事覺劉逃歸連歲召不至公以言諸江西省憲得以赴獄若此類者

循弊已久人不堪命之一也廣州言夜有人五百餘
至清遠南海之境持器仗驅掠男女四十七人并
牛馬以去後知爲韶州英德人也帥府督二州軍民
官取之漠然不應公至時事已逾年公曰事豈可已
遣人督之前後悉得以還至帥府召其家付之皆感
泣懽喜而去亦尋常之所玩愒者也而廣州東莞所
以立生祠者縣有歸德場凡四堡有衆二千餘人亡
命淵藪怙鹽法以抗郡縣良善受害而不敢言在藩
府之近事有不測官府隱忍而不敢動者積有年矣

其最強暴者文秀章自其祖父時已跋扈無所畏憚
至秀章尤甚畜毒矢治精利尋常出入陳兵伐鼓白
晝殺人莫敢呵問餘三堡亦互爲犄角者也公將有
以處之經歷貢師謙者故集賢學士奎之元嗣也以
儒家子受知於公間請於公曰昔增城不知爲政生
朱光卿之變制之不以道遂至猖獗而廣府兩大帥
前後陷沒行省左丞親督戰樞府以禁兵討之兵民
死者萬計供給繁瑣至於勸賞費出大農者金銀穀
石以巨萬大軍往來行道騷然郡縣之民空其杼軸

者又不與也宜當公時信令已孚於人廉明已達於衆朝廷世臣之重學問才識之高使強梁之徒承禮義之化當在今日矣乃按吏牘得賊前後罪狀如至順以來率衆操仗結連海寇時出勦掠其大者一夕覆王彥祥等三百餘家而盡奪其產至正四年虐殺其叔父家割髮剔爪以死殺其鄉人各截手足而焚之兇惡已甚禍起旦夕公曰未可以輕動兵吾治之以法乃命廣州同知答失帖木兒散鹽場工本鹽司官劉元童從而體覆因察虛實而治之護以千戶

曾天祐與諸民義以備不虞比至賊大恐聚其贖卒數千人發餘堡以自助蓋王官未嘗敢有至彼者也賊拒殺正軍一人所遣者堅壁以俟師謙曰此發謀之時也公即遣奏差董瀾持榜諭四堡之人曰元帥語汝等文秀章爲盜汝等以勢不得不從之然順官府則生從賊則死毋從文秀章自取死也衆聞瀾言慷慨相顧解散瀾急告之曰文寇財物甚衆汝等乘勝討賊各盡其力取之官府不較也四堡之人皆爲官府用賊衆見援者不至漸散走賊與其徒約具舟

迎之合海賊是夜潮不至舟不得來衆懼散且盡使人盡焚其舟賊與兄弟黨與百餘人走董公山民義官軍圍之不得出賊饑無食疲甚衆登山擒捕之聽軍民得奪其衣裝或擒或隕而賊盡矣海中賊爲之聲援者亦皆散去四堡皆安是以民爲公建生祠於此以報公之德使人知 朝廷之有人方面之有制而有所懲創有所觀感不復敢有易心者矣是以不厭其詳而書之俾刻諸石以爲生祠記又係之以詩使民得以歌焉其詩曰

聖皇任人得賢世勲持節南荒休養生民有文有武知民艱苦不倦不怒以禦其侮精神折衝雅歌投壺不動而威不言而孚逆順禍福如響斯應孰爲兇頑可以倖勝視彼跳梁積惡肆狂自謂如何旋踵敗亡建祠報德一飯必祝祈公壽豈以介多福公歸朝廷式懷舊封必進賢能以繼成功汝恒忠信自求永吉矢詩不多有如皦日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

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二員
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爲四員吏六人
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滯乖違
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閱公牘還就署決事
後中書省仍治宮城之北舍因其舊而檢校官之署
缺焉徙寓直所至之部至順二年中書徙治宮城東
南之省檢校官奉政大夫前進士孫士敏志道奉直
大夫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鼎臣朝列大夫楊
惟恭伯溫以舊署隘且弊爲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

之南爲堂幾楹以居其官傍列吏舍庖廐外爲門以
別之是年冬庀工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旣視事其
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三十有餘年矣而廳事適
成於吾四人爲僚之日可無識乎且昔之居是官者
視諸掌故蓋將百人去而坐丞相御史府者政事風
節歷歷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
皆與余游故來請爲之記夫宰相上承

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
不得相越也於文史無不得察視者惟檢校官爲然

其於宰相有寄乎耳目之明有託於心膂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爲是官者來升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江憲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識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由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被

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戒焉於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於治道有所繫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認諷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之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輶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資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

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實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
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
之設自置司至于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
日豈無意於聽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
者今經歷某郡王頤知事某郡楊杰照磨某郡左仲
良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沈潛之懿敷歷臺省並
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
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
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
樹戶聽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
三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
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
政成歸報 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復之舊
而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

江西貢院題名記

至正四年歲在甲申江西行中書省欽奉 明詔興
賢能於郡縣聚之會府拔其尤以充貢先期驛至中

外文學大夫士以較藝乃八月之吉受聘而至者先
後入院遵累舉之制而試之九月十五日得右榜九
人左榜廿二人又以新制取次榜右生六人左生十
有二人留省以備學官之任其與計偕者省憲官親
與爲煇工歌鹿鳴而勸之駕其禮盛矣然省憲有主
試監試之官貢院有主文考試之目又有分任試事
於簾外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上下內外勤勞幾月餘
竣事各散還其官所未有題名以記之者也蓋延祐
甲寅初科不及行而因循至于今爲缺典請立石于

貢院而悉題其名焉夫江省所統郡二十多以文物
稱布衣韋帶之士修行於鄉里誦書史求聖賢之道
稽當世之務人人欲自獻於明時其積業非一朝一
夕之故而來應試者每舉不暇數千人遠者千餘里
有司者不明經學之傳不足以得明經之士不知治
道之要不足以得致治之才學術之邪正文氣之非
降道德之所以興風俗之所以化其機蓋在是焉非
直爲數十人之進取而已而所得之士他日有見於
世者可指名而論之其於國家治教之運豈不重

哉古者諸侯薦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而使與祭馬
數與祭者薦之國有慶賞先王之遺法也備書以徵
文獻於將來宜在于此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
凰鳴矣于彼朝陽必有詠歌報
聖天子者

撫州路總管題名記

今 國家隆平四方無虞臨川之爲郡遠在江湖之
表非舟車貨財之聚非都會官府之總境土寬夷然
無山溪之巖險民俗平易貧者盡力於耕富者取利

道園類書卷二一六

十六

不出於田畝不事商賈不尚遊宦而又有儒雅之風
焉合郡之賦稅不過十餘萬政令易行民間苟無深
傷重害畏法以自保終不敢輕爲罷訟來吏於斯者
稍知忠恕之道而以王事民命爲心歲月之滿欣然
解去蓋樂土也郡有監守左貳幕府屬邑而數十年
來守常缺或至未久而去 朝廷以洛陽楊公友直
風紀省署之舊老成而精明文雅而樂易命守是邦
其來也以詩書爲原本文學爲羽翼從容布令不出
於俎豆之間而寬厚之澤已反於封畛之表是年歲

熟而冬晴賦稅之日公律已以率下千里輸賦無傍
落羨費歲未盡一月而倉庾吉辦遂以無事公乃按
圖籍詢故老觀形勝以求古人之遺跡雖郡乘牘存
而內附以來無所紀述命求其故而補之特未暇也
公善漢隸乃求真珉而題曰洛陽揚益以至正二年
某月日至而虛其後使來者有所繼焉以書告其友
前太史虞集爲題其端云嗚呼詩云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使民久而不忘者其在於斯乎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
也蓋亦繫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
爲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
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
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
其次則明燭情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
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
不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

而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
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
繫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
是則有天理存焉亦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
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楊
君景行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閒必造予之廬焉于
君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爲操維
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楊君
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

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
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
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予雖
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聞於吏民之言豈
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歟至正元年閏五月
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庠且壓去年
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備
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植酬應之
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劉中董其役功未訖而景

行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
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
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
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
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
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
亦善夫善居官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
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
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

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之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
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
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
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
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以爲廳壁記

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司政紀堂記

近古以來中外大小官府各有廨署以治其事優於
仕者輒能繕飾之其間好事雅德之士必託諸文辭
以識其歲月以見久近表其職事以相與勗勗代者

以大至則又題名其後使人得以考其賢否而所行之善不善因得以見焉其有關於民事之重而或忘之又因此有所考見而興舉焉使其治道有所係如此是以君子不廢也求諸前人之記述往往可見焉國家之制列郡各置總管府以統其州縣府有經歷司總轄其文墨之會而出納教令焉除吏之際銓擇尤慎是以常得其人故居官有所營作必得其緩急先後之宜者矣撫州郡治之奠於斯也蓋三百有餘年既內附 國朝守臣更新之至順庚午三月大風

郡治南門之重屋毀始更葺之三年而後備經歷司在府治左前經歷劉亨作於大德戊戌之歲至是四十年初本草創因循枝梧浸以圯壞不稱名郡幕府之體今經歷與其同寅出俸金節冗費緝餘力而更作之不以病民既成以予之歸老在其屬縣之山中也以書來告曰昔僉憲薩公以至治二年行郡常表其堂曰政紀今不敢易也請得一言以申薩公之意以告來者云夫治民猶治絲也治絲而棼之其所以為理也約衆縷而綜之其合為紀而紀之大者其綱

也郡府上統於行省而經歷所以承乎府者也故薩
公以紀言之政事之綜理經帶包絡結括微密實在
一司然後散諸其下條分緒析至於豪末不亂實自
此起焉夫政者正也正已則物正矣是以已正則政
得其紀然正與不正實係於已存諸心者正立乎身
者正施諸事也正出其言也正在其上也素有以事
而感之則凡總其紀之大者孰有不從其正者乎自
是而推之屬邑之奉承整乎其不紊自源祖流自本
達末自始而至終孰敢疵類錯謬於其間乎然則上

無累於政事下不害於民庶使其館轄矜衿也薩公
之所謂政紀實爲此矣薩公以此治民以此持憲以
此有譽於中外卓爲名卿遂參政務老於論思蓋以
已之所能而教人者也或者不察幾二十年今諸君
子始有思於其言而問於予豈徒謂官舍之新成而
已哉經歷前進士河南汪君英子考試南宮時所得
士也有文學識量爲政知方前知事太原蕭君從龍
謹愿儒者今知事河南邵君遠經官久通練時務照
磨河南馬君炳從事風憲積勞除此官明敏有守同

儂之間志尚相合故能同感於薩公之言有以推而行之薩公豈不可繼乎

權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旣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人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

入道園類藁二十六

五

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
年復權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
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
者分司以莅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
惟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省運司而
以其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懋遷觀望疑沮徵事
斂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
便 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
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

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脫脫木兒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家訥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怒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頽首供憶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又獎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

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固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

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
用以供公上固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
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
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
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倍克爲
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歛怨蓄逮其
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
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撫州萬戶府重修公宇記

八道園新集卷二十六

其

世祖皇帝至元十一年歲在甲戌撫州內附江南既
定朝廷始移漢軍合撫州新附之軍凡八翼爲一
萬戶號曰撫州萬戶府治撫州則二十二年乙酉之
歲也於是築萬戶府治於郡城內東南青雲峯之北
阜形勝高敞足以臨制一郡其治有廳事有鼓角之
樓軍器之庫後堂暖廳直舍吏舍庖廐門屋其經歷
司廳堂門廡如府治之制而外有土神之祠焉周垣
以締之凡爲萬戶者其長則明威將軍闕闕出出征
詔州歿於軍今世其將者其子宣武將軍党兀可也

其次武德將軍白剛中近襲其爵者武德將軍執中亦卒其次紫驢兒一軍之政黨侯實總之覽夫公宇之舊凡六十年腐蠹弗支無以稱千里嚴軍容之盛以警動觀聽乃請命行省而作新之凡舊有者加以寬好又創作架閣庫內外獄舍又作鎮撫所之廳事有明樓有門又作玄武之祠於其後使淨人守其香火庀役於仍改至元二年丙子之二月成於四年戊寅之九月也是秋有寇起漳州支黨薄潮陽之境黨侯受命往征之且行政書於予請記新治之作十又

二月權府千戶秦漢王修具其事因鎮撫百戶陳思政行縣來速其文焉思政通國語習其軍事予因以知党侯文雅忠厚治軍紀律甚整遇事明敏而不苛師族之暇賦詩讀書有古賢將之風嘗告其吏士天下置軍於此邦所以衛其民非以厲之也吾與吾將吏士卒雜處于郡縣州里田野之間與其人民壤地間厠屋室參錯貧富相資媻好相通休戚相承其民出賦稅而吾士歲食焉子孫相從於無窮也修我兵政戢我戎器以答

聖天子寓兵于郡之德意於悠久焉以其士感慨是而輯睦其民懷惠而慎畏封域無桴鼓之警城邑有衽席之安腹心干城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且其軍多富完充實進退可用遠檄風塵之起輒一用之無不立功著效今潮陽之後漳寇遁散行已凱還矣故爲叙軍民之情而并書之於戲我國家旣一海內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四方無虞兵措不用况吾撫州山川夷衍民庶柔順而軍府鼎立於城池之間有遜讓相成畧無違忤民生受其賜而不自知他郡蓋有莫及者矣後之人尚有徵於斯乎

處州萬戶府重建公宇記

撫州有兩萬戶府其一則處州萬戶府軍移鎮於此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分置萬戶府列鎮諸郡處州旣立萬戶府至元三十年江淮行樞密院以江西遠控嶺南奏移處州軍來江西明年戍贛州有功旣而行院罷江西行省領其軍士移其軍與撫州軍共鎮其郡其帥則蒙古壽同汝寧章侯文秀般陽邢侯塔刺忽台也軍始至撫州未有公署寓治於擬峴之臺大

德八年郡守閩州楊侯某為政之暇軍府輯睦乃以
亡宋西通判故廳稍葺之以聽軍務歲久屋敝不能
支時葺以取具未遑有所更作也不稱一軍之容而
章侯之子伯顏以萬戶超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左右
兩江道宣慰司都元帥往治蠻獠之害邢侯惟明新
襲其爵領江西兵三千六十人往會討焉寇平受賞
而還乃出其俸金以先之凡其屬莫不助用請於行
省而作新之其署有廳事有大門有退食之堂幕府
吏舍鎮撫所及文書戎備之庫以次皆具始於至元
二年丙子歲九月六日成於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來
求記其事如此撫之為郡山川脩遠習俗文雅北去
會府為近東南西列郡四五其土寬閒其民完逸而
處軍之在此也與郡兵相安以濟行伍之士閭閻參
錯無彼此之間外無織亭之慮內有隱然不可犯之
勢居則使吾民得以休息出而從遠畧則所至成功
故有以見其世將之賢明吏士之奉律循理也
朝廷之制中外周詳得宜大抵如此故為之書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
西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
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
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
者其流旣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
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
之 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
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
木取足於山層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甃百

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
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
赤阿里仁甫寔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
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
梁棟椳栴期朽腐陶甃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
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黜堊明
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
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
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宇之嚴固廡漏之細微出而使

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
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行無甚瘠甚沃之
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於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
阻爲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
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
傷焉方其盛時絃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
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由文
史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播
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

之其所漑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
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
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
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
先人治郡之善歷宮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
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
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
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
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困幅無華相與輯睦以

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賢突之徵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爲之書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歹侯以其郡

治譙樓成屬予作文以爲記集昔者以文學爲職業既老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庾吏宣予從子也寔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郡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仕去無代者侯以爲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

統三年與侯落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
和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
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斯樓據地高
勝屹然有臨其下則累甃傍崇廣道中闢郡長吏率
其僚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
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
則畫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
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以資游
覽者也其爲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緩相其時宜
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塗飾越三年而後
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
刑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龜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
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
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第相尚水旱之禱天
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有時
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饑渴則侈心生焉不
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狃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

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
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
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
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
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恥申孝弟之教惇忠
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脩
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
以告來者

襄陽路南平樓記

八道園類稿卷二十六

昔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
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
不率服區宇既定撤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
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十九年即故山
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
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
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
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
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

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
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
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跡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
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
今夫襄之爲城頡頏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
鄭晉衛之郊東出平臯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
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祿而往來者塵
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餉之所輸也

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
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
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
鄰婚姻飽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
晝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
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
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
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
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

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
之及也而爲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老者日已盡矣
徒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
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
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
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
木於煙雲晡靄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孫使
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盛
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岷首之崇檀溪之深視
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
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南康路重建譙樓記

彭蠡九江之水合匡廬屹然而止焉前代以江湖闊
遠置南康治星子以制其要自江右會府視之則有
門戶閉遮之勢矣宋南渡恃江以立國南康亦重地
也淳熙中朱文公嘗守之固喜其山川之雄秀風俗
之淳美然嘗以土瘠人稀役煩稅重無以寬民力爲
憂也爲之期年治修化行比於鄒魯而制作之遺猶

可想見 國朝既一海內置三行省於江南封疆之
界接畛是邦視昔荆揚吳楚之交郡守之託爲甚重
矣郡有隄防門垣之固軍旅市里之區社稷廟學之
所庾獄府史之識今昔因革緩急先後各有其時郡
治本故宋乾道所作百數十年矣後至元乙亥燬焉
八九年來守者數易而不遑及也今郡守之寄猶古
諸侯宮室有制其守居有室有堂有聽事之庭重門
在前不得以簡陋廢也至正三年冬嘉議大夫孫侯
天民來守是邦勵志以自立平心以治人作新觀聽

於頽靡之餘隨事休養於裒斂之極未及期月僚佐
稍集稼穡告登始作郡治南門之譙樓督其役者承
事郎呈子縣尹蔡君瑛也兩端爲臺崇十有八尺中
爲門以通道樓於其上其楹三十有八尺屋三間有
左右翼廣若干深若干臺之基至屋之極通五十八
尺有奇起手於四年十二月之九日成於明年某月
日用有節而財不告匱賦有時而民不告勞於是嚴
鼓角以謹朝夕出教令以示民人貢賦獄訟之出入
使命賓客之來往必此乎達焉而侯之爲治明通而

無隱作止之有度於此可見矣乃使建昌州儒學正
王宗震走臨川求于記之予通古今以覽夫人物治
道之升降慨文公於既往善孫侯之方來乃爲書其
歲月以刻諸石使後之人有所觀焉孫侯字可達濟
南商邑人在郡有清節多善政民甚安之觀風者稱
焉嘗以所受祿修學宮所部學由久見侵於浮圖老
民之徒者理而歸之以養士其將有意於斯文者乎
蔡令字子華鎮江人儒者也侯未至前郡有誣服殺
人獄具者屬子華竟之子華訪得所殺人實在不死

密使人致之出諸審次之庭獄解事類錢若水同州
之政而多牽制尤難云侯至以是賢而屬之也

韶州路總管府新修門樓記

韶之郡城環州十餘里鑿空以通出入嚴啓閉有樞
有扉有局有闌者凡五始依雉堞置芟舍容夫卒以
譏姦暴備不虞則亞中大夫同知韶州路總管府事
程侯翔之所爲也中城建府臨民以出治前有門焉
崇樓其上設鼓定漏時日暮以肅行止縣政令以布
衆庶處中以制外實在於此作而新之以聳觀聽則

亦守郡者所當爲也今年三月侯以新學成功遣史
陳文求文以爲記其父老因以新門之歲月請並書
之云至正元年秋侯自京畿來通守是邦上關監守
僚吏官事多攝侯專任其府而江省檄視海船之貨
入明年廣西寇起犯城池攘府庫傷吏民追捕之兵
羅布鄰壤東帥當移粟數萬以餉之驅民役舟衝瘴
癘蹈不測久不得還比至郡則閱十有餘月矣會夏
暑雨浸淫爲菑城壁圯毀民用昏墊漏走羣望天未
悔禍侯乃禱曰上天譴告方州千里之保障民命係

焉 朝廷之貢賦出焉府庫在焉某以

天子之命吏凡所以固吾圉者敢不盡心乎明日雨
止水落是以有斯後焉起事於某年之某月畢工於
是年之某月民不知役而先患預防可垂永久是可
書也嗚呼昔我 國家既有東南以天下爲家與民
休息德威明暢溥海內外無有遠邇無有小大順化
樂業墮墉湮壑示無防隔風塵不驚禽獸草木咸若
七十有餘年矣歲月既久庶物豐殖有司恬玩懈忽
易生溪谷幽險狂悖迷固私鬪罔懲滋蔓相倣以貽

執事者之憂大夫君子慮之熟矣職思其憂明禮義
廉恥以爲化導辨情僞公賞罰又謹三尺之法以身
先之文事武備不迂不極皆如侯治門之意豈非處
簡制煩之道乎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亭記

延祐五年集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伯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
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
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

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
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紉百川於足下覽萬里
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
甃結堅縝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
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度日
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
嘗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
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
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

集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
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
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
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
其下而去非茲峯其孰足以當之也邪新亭崢嶸在
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
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 朝廷數十年歷
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
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
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
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即
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
疑矣

龍興路重建章江迎恩亭記

江西行中書省治豫章豫章之城前臨大江
天子有詔令使者自北至則省臣憲府率僚屬郡縣
文武百執事迎於郊序立水滸俟望至岸則有亭焉
奉香書其上再拜成禮導以歸府受命而奉行使者

遷餞之如初至於貴人重臣之至者亦接於是其地在章江門外滕王閣之西南因循歲久庭宇不足以周旋憲官有迎餞之事至周覽而歎之蓋爲不稱大藩之體無以昭事上之恭也乃命重作迎恩之亭戒有司庀工徒度材木中爲正廳三間名之曰星拱示內向而有所尊也廳東西各有室以肅至者前爲樓五間名之曰南薰列屋爲東西廡東有重屋其北接舊址疊石以爲亭登高眺遠凡滕閣之所見一舉目而盡得之崇敬宏偉羽翼前後而亭之爲制可以稱

其遠大光華者矣經始於至正某年某月某日畢工於至正某年某月某日董之者宣使八札帖木兒以材器見知敏而有度不以華麗爲夸大不以踈簡爲文具經營之勤可以悠久其資用一出於公帑無加賦於民是以事成而民弗知也洪惟

聖天子以恭儉爲治萬方化之江湖之表荷

上恩德庶用休息小有興繕亦尚事也然猶審材力謹制度節用而愛人非必不可不爲者不爲也如斯役是矣今名公大臣之在於斯也以德業相尚高風

清節適萃於一時先其憂而後其樂吾民賴焉誠不可無記也請列其爵里名字於後以示方來者云

南康路學重建水鏡亭記

至正三年冬濟南孫侯天民來守南康新政令以濯其舊人和歲豐廢闕具舉出歲俸以修學學有泮池池有亭揚瀾左蠡當其前取歐公詩中水鏡之語以名之蓋淳熙七年朱文公以守臣修學時所置也內附後亭燬軍士寓焉遂居有之孫侯之來始復其地作亭凡四楹前爲軒廣二十有八尺深三十有二尺

前臨川太守洛陽楊友直以漢隸書其額如文公所名又得其傍空地爲屋三間以容僚吏受事之往來使守屋者居之又鑿石提其涯以防水之衝齧董其役者星子令蔡君瑛也將刻石以示諸永久求予爲書之夫水天下之至險揚瀾左蠡居其一焉風濤洶湧之不時魚龍變化之不測千態萬狀自獻於凡席之下亦千里之奇觀也君子於登臨覽觀之際乃獨取夫安靜平易不競不息清明瑩徹無所留礙者以爲之名焉亦可以見君子之心矣若夫搏擊躍瀆瀆

胃衝突動心駭目者豈水之本性哉故夫感於物而動利害之變生焉登斯亭也可以知所戒夫予聞朱文公之在是邦也嘗以月夜與客泛舟出彭蠡門至於西灣歌擊空明遡流光之章而還餘風遺跡猶可想見安得從孫侯於茲亭尚論先哲於千載之上者哉

撫州路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謀

道園類書

四

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士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川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遊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

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
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
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
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
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
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望 闕廷如日斯近
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
之岡阜之起伏闐闐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
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極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

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
明以去蓄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
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
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
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
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
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
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僊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夔絕
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
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
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
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
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
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
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
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

十五年 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
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旣成使來
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閒寂寞之濱而有林壑
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
事治教之託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
之莅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
給又安有僊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
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
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

概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
僊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
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
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
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
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閒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
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
是即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
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

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
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
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
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
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
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

蒙朝乃得請

隆禧皇太后賜錢而修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
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
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
問焉追惟

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
力亦既紓息名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
衆思於僚佐請于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

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既
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
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
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
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
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
也其諮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國史今
若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爲宜宜勿辭也乃爲稽諸郡
續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完後歲明年乙亥乃改

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社立梁舉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嗚呼洪惟

聖天子躬修孝理化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

及無有不至者矣願茲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邊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滋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焉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莅是藩者及歲時之間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閱優游雍容以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江西分憲張公旰江生祠記

至正六年二月癸丑有欵予門而求見者童子出問之曰旰府史以郡公牘至予惶恐扶病盥櫛束帶出見客曰予去國十有四年伏在田里無公私上下之交也客何所辱命史曰正月癸巳江西分憲張公行部過郡多所平理民懷其惠耆老請具金石刻郡是以來求文也對史曰分憲賢明固將為時顯用然未云而預為之思將無遽邪亦恐非憲意也問史旰守為誰史曰郡父缺守惟監惟通守判官暨幕屬爾因

古國類文元大

五

謝曰敷揚令德固文士所宜為如老病何其無所辱命史曰不得請歸且獲罪則歎曰嘻哉予之不敏而以累人乎乃問史苟書之當置此文於何地則曰吏民將作生祠於
畫張公之象而事之乃受簡而為之言曰夫政事上通於天得於民者得於天也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其可苟乎予昔忝國史張公之曾大父大父遺事嘗得見焉蓋其先為涿州范陽人子良以豪傑聞當國初金不能有其國燕薊受兵道殫相均者千百里聚鄉人保善地依水草以

自居衆共來宗之度不能周其衆與之就食東平計萬口久之又不能寄而東平中從金主悉汴遂與其衆至淮泗間盡死力以救汴轉戰諸郡金亡并其衆以泗州自歸於河南忠武王阿朮之軍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統軍常佐河南軍又官奉

詔從史丞相經畧河南與其子懋經理泗歸德而以兵從攻李璿有功而統軍以大名府尹終其先塋碑則太原元公好問所撰其墓碑則統軍元媿姚夫人之兄子燁所著即 國朝姚文公也後贈昭勇大將

軍會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益翼統葬范陽其子自河南忠武王歲下得從淮安忠武王伯顏軍其取宋之下臨安也爲都鎮撫以鐸車營爲前衝先茅慮無險要進退出其指顧遠著功績既克宋淮安王悉其官府以還駐江上而推東西爲宋守者諸郡觀望持兩端示下王命都鎮撫使其軍說諭納款通道無反側奏功上都

天子以其父子相繼定淮泗民信服之始安撫泗州同知宣慰使淮西淮甸並寧廣慶爲江西制郡命守之

逐屏寇虐絕茲黠新府治民居宣布政令而郡儼然
鎮乎江右上流矣歿還葬歸德之睢陽贈昭勇大將
軍龍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宣敏
子文煥廕安豐縣尹而卒今僉憲中順大夫珪字國
禎則敏翼之曾孫宣敏之孫而安豐之子也錄江浙
江西兩行省蒙古祿除新昌同知轉高安令江西檢
校其在高安時天曆己巳郡城價糶米十餘萬石令
尹召邑民之有力者與之謀曰今歲不登而郡盡發
所藏明年饑將何以救之勢必責於大家大家歲入

薄公私皆病矣吾欲與大家約各出錢糶官倉之米
假官倉儲之而使大家自爲封守明年饑發之則貧
者受實惠大家無急迫之苦如何其老成者咸以爲
善各出錢從令尹糶於官得三萬餘石明年庚午大
饑官責賑濟開倉減時值予之遂無饑民大家亦不
困得其羨餘以買田其租爲穀五千餘石備他日無
窮之計高安之人泰然如平時至今利之四方以爲
稽式名聞 朝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高安先有妖
民托神明結交上官搖動郡縣惑民庶駕鹿車聚

頑堅出入通道傍若無人奪民利以養妻子漸不可
制縣道勢不足以勝之及以御史巡行江廣道過高
安民遮訴之乃得盡發其姦立除治之黨與分散高
安之民始得免於不測不然幾不減於宜春彭僧之
禍矣此則中外所共知而頌言者也盱人欲象而祠
之徵諸昔可以驗諸今矣分憲自下車已慮囚上流
諸郡冬夏之交歷九江南康臨川以至於盱必多可
迷者因盱人之請擬其一二大者而記之可以見其
生祠非苟作也盱南城之民吳頗有私蓄居山澤間

去郡數十里前年甲申六月大旱強梁亡命求食劫
掠不可止有衆數百人開吳之倉取其粟而其首謝
等十餘人入其家登樓取財貨造室逐其妻孥吳不
勝忿持堅竹禦之塵土空揚不辨物色稍定視之得
死者七人其僕一人在死中吳聞於官官就驗執吳
囚之訟不決者二年矣分憲引殺有罪人之條拜誤
殺其僕出於不意破械出吳雖已破家而事得白此
盱人之所深感者也其年疫大作盱尤甚省憲大發
粟賑之猶恐不給先儲義倉米在郡盡以貸之既而

有司猶以其數責償於民瘡痍未復無所入也分憲
至命勿復徵更勸善良相予出米爲義倉將來之備
此又盱人之所深感者也郡牘所述殆不勝書姑錄
其大而可信者列之使盱之人仰而觀之有以見公
之形容俯而頌之有以見公之材畧可以繫其不忘
之思也而有志於斯民者亦可以推以及人乎予故
列序其家世使人有以知其功業之有所自云從分
憲行部者書吏曹祖仁馮構奏差武布立石者郡監
朝請大夫札刺爾台同知奉政大夫忙哥帖木爾判
磨段祥其來者史鄧顯宗也

處州萬戶府籌勝堂記

江右之形勝北控江湖南制領海視諸郡而臨川適
當其中山水平遠人民阜繁時和歲豐安土樂業千
里之邦兩帥之府與守俱參錯於山川城郭之間民
庶士伍雜耕共食煙塵不驚風日清美旌旆悠揚於
俎豆鼓鐘無間於裳衣文恬武嬉更唱迭和以樂太
平之盛宜必有其處焉迺至正五年處州萬戶章侯

作新堂於其府治之北崇高而宏敞壯麗而清麗之
之曰籌勝自僚佐備禪至於士大夫喜其新作之得
時是以懽趨而落其成也使其史董德榮來求文以
記之方今郡境無事嘗藉其軍容以鎮綏遠海出則
馮牙而祖道歸則振旅而凱還賓主往來勞問宴享
得於此乎在予前爲邢侯記府治之作今又得爲章
侯書籌勝之堂焉寤寐澗阿光於文學何幸屢書其
實開輯睦者哉侯名安因今桂府大衆公之子也識
畧奕邁宛有父風公自此軍超拜元戎於桂府爲

道園類纂卷二十六

五十五

聖天子敵愾炎荒懲其不恪功成海表留鎮十年列
郡按堵

朝廷以遠人之不可一日無公也即軍中拜次相之
重召用老臣左右樞要可立而待也基構有作亦以
表公之偉跡也凡升斯堂者俯仰感歎其可以有所
勉進也夫

撫州路總管府經歷司三益亭記

臨川郡治經歷官之署有重臺在其後屹然方廣旁
有豫章蒼松皆土地之所宜厚本而嘉蔭直幹而高

節可以觀德焉至正五年四月黃君仲義之來爲經
歷也登斯臺而有感焉曰君子之爲德不孤也蓋必
有僚友之助焉其學古入官自司憲連帥方伯之府
食代耕之祿者三十餘年無一日之闕也篤於自信
不敢有所取於人謹於自持不敢有所忽於事而至
於斯也實千里之管轄一郡之喉襟係焉凡所以事
上而使下者抑其過而濟其不及豈敢自以爲能哉
同處於是掌者蓋三人焉有知事照磨之官無一謀
一議一文一字之不同心叶謀而能有成者也顧瞻

斯臺嘉樹林立作亭其上林木堅美締構弘敞名之
曰三益簡書之暇可以濯塵慮而來清明庶乎居者
之有所發而來者之有所觀乎昔之官於是者豈無
是心哉蓋有所未遑也仲義又得嘉石焉請用故事
取前後之居是官者相繼題名而刻之庶乎黽勉從
事者不至泯然無聞於將來也使來求文以記之噫
美哉仲義之用心乎古之人集衆思以廣忠益不特
三也三益之名異因三人之共處此者乎蓋聞益與
損實相對待不求益焉則損之者至矣益之卦有損

有益知損其所當損則皆所以爲益矣損之象辭曰
懲忿窒慾允損已之事莫暴厲於忿莫沉溺於慾懲
之窒之損其所以損已者則乃所以爲益也益之象
辭曰遷善改過損已者去則善可得而遷矣苟有過
焉改之而已不至於惡也夫哉益之爲義乎君子之
望於人者不止於自爲君子而已既欲同官之皆爲
君子又欲後來無窮者之皆爲君子也愚何敢不畧
廣其說以成黃君之美乎苟如此則上而佐其長有
以益其德下而施諸民有以益其生其機有不在於

此者乎是爲三益亭記

龍興路新作南浦驛記

我國家建元立國統一海宇著馳驛之令以會通天下之情以周知天下之務視日力之所及道理之遠近縱橫經緯聯絡旁午皆置館舍以待往來水行者有舟楫以濟不通置驛亦如之無間內外者久矣乃至正乙酉之三月龍興路始作水驛之館者向也江西置行中書省六十餘年勲舊德業相繼於位凡所統屬皆有府署以奉行其政令日新月盛無所闕遺惟水驛未有館舍公卿大夫之來與凡使於嶺海

及四方之士弭楫城隅次舍不具無以稱大藩客主人之禮焉所統郡北控江湖南極嶺海屬吏受事上計貢賦貨幣征商之輸各率其職而至者登載於岸無所益藏雜市逆旅無公私之便執事者久病龍興緣江而爲城上流淺隘下流有風濤之虞受江右諸源之水而衍迤寬廣安而有容惟橋步門之外爲然昔人所謂舸艦迷津富商大賈之會也瀕江之地本隸南昌水驛之設當在於是至元大德間置財賦提舉司理東朝外帑之出納不及於政也閭閻閤閤

列肆成市居貨充斥有司莫得而問焉去年甲申之秋不戒於火千室就燼有司按籍行地得前代南浦亭之故基於其獲雜淫樂之區蓋昔者迎候燕饒之處也乃請於行省白諸憲府即其地以爲水驛之館上下合辭以爲宜即以是月郡府率商賈之屬而受役焉於是儒林郎靳君仁爲省檢校官清而體嚴風裁著於賓佐行省屬以親莅之度其地之勢東坐西向得縱者百四十又四尺而橫僅半其縱之數作堂其中九架者三間其前軒崇廣如堂而殺其架之四

堂左右有翼如堂之深左右廊五架者八間皆有重屋大門七架者五間庖廡并茨與凡牆壁戶牖礎砌之屬悉備前爲都門七架者一間表之曰南浦之驛而名其堂曰明遠之堂於是使舟至止近臧官道之側至館如歸所謂送往迎來無愧於郡府者矣木石工傭之費爲中統鈔者一萬九千四百五十緡有奇皆取諸官帑無與於民也是以堅緻端重而可久也館成之日靳君首疏其始末以郡牘授集使記焉從容中度粲然有文無待於集之執筆也然嘗忝記載

之職今邈然草野固在封域之中其敢以寡陋辭乎
夫公府之有所營建常因其不可不爲者而後爲之
不先時而強作不後時而失宜制度有節敏而有成
無傷財害民之失此君子之行事所以可書也館之
始作榮祿大夫蠻子公爲平章政事參政通奉大夫
董公守恕其成也榮祿大夫完者不花公爲平章政
事參政則資德大夫密只爾公也省郎中奉直大夫
不答失里朝列大夫崔從矩負外郎奉直大夫也先
伯朝列大夫王良都事承務郎僚都刺其掾史則吳
禮也

南浦驛明遠堂記

予旣爲南浦驛記新作之歲月以復諸行省檢校新
利安氏而架閣俺都刺哈蠻考聲之救舊臨川也復
以明遠堂記爲言予曰聖人以諧想之不行爲明遠
何取於驛亭乎考聲曰不然也四方之使至於斯也
皆有以見吾相臣明足以制乎遠自遠而來者又有
以服其明也不亦可乎予乃爲之言曰江西行省北
去朝廷數千里有江湖之隔南盡海際東西之漫

自美會焉亦可謂遠也已矣夫天下猶一身也四體各適其職而形氣之通同爲首目同歸腹心則一而已矣分地之所界政令之所行則不敢有所越然而居一室而不察於四鄰居一方而不達於四境猶不足以及自處也況其大者乎天下一家萬方一體雖邈在遠外一膚寸之有傷一毫髮之不慎癢痲疾痛莫不惻厥身動厥心者矣何敢昧焉而弗察忽焉而忘之者乎今吾江西之境荷

聖天子恩澤有名卿賢士大夫以臨之水旱蓄沴少

間於他方征賦寬簡攘奪畏匿蠻獠無大猖獗隨事撫治內外數十郡庶乎謂之小康矣然而任方伯之寄者皆輔相之賢也先天下之憂詎敢以是爲足乎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有王事四面而至者大小皆有祿食豈直芻蕘而已哉其或登斯堂者觀會通於大府知仁賢之在斯蘊乎中而有知感於物而有見豈不欲稍有自達於衆思忠益之萬一哉郡縣川澤之廣壤土聲聞之相關利害之相乘得失之異宜是非之異辨君子之未有所著也小人之未有所懲也憂

愚有隱伏之微而莫之察也傷殘有修復之機而未
之議也生理息養之原民心信從之本小大踈密隨
其人才智識之不齊從容延進參伍採擇未必無所
取也明照所及宜無遺焉於是修職分於方域之中
自治無所不盡合內外均表裏以通四方之治以周
天下之慮以盡神靈之責歸報

天子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或有底於是焉嗟乎一
驛亭之微而善觀者亦有所發矣

王氏山南隱居記

道園類稿卷三十六

七

國朝旣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
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
將百年才能特起爲公卿牧守者何可勝計然尚論
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
之家爲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
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
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
郡帥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草創總兵權者何
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廬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

之鄰已四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廢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歷拜兩御史爲

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三十有餘秋矣忽焉而赫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修行以久之可不尚乎是爲記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與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爲秦州防禦使歷四
道
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蜀仲率豪傑之上見于軍門遂以其衆立功授保寧等城招討使將命招宋守將楊大淵爲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世祖皇帝命爲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傍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

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戒其子曰先人值國家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終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頓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爲江油簿亦棄官事新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潼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省蒙古掾秩滿調官京師具事狀請著堂記是時予方受詔修皇朝經世大典輯錄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學士前進士宋公本實手筆焉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臨江談氏孝節祠堂記

諸侯之廟在其國大夫之廟在其家有等殺焉士之廟先祖與禰而已無田則不祭庶士以下從可知也蓋宗廟之制位有所不得為祭物之數祿有所不得具是以禮之所在不敢有加焉盡其心所以盡其禮也盡其禮所以盡其心也後世士大夫貴者有賜廟於

天子而不常得仕宦不必其鄉廟不得恒有其處先儒君子酌人情之當揆禮法之宜於是祠堂之制

焉祠堂同屋而異室自先祖之室與高曾大父二之室為四以右為上主之所居祀享之所在也士大夫家多用之墓之所在體魄之所藏也非祭所也世有慕其親而不忘者廬於墓所即其所居而祠焉則亦孝子慈孫之志云耳噫人子之於其親也無時而忘之則亦無處而不在也于家焉于墓焉魂魄之所依體魄之所存在此乎在彼乎因其所在而求之禮義之實必有所安者矣有祠親於其墓若臨江談氏逢辰逢元兄弟之所為而請予記之予安得不哀其情

而為之言乎逢辰逢元之父采以身代父之死謂之
孝子其母守節以成其家謂之節婦皆著於鄉里聞
於

朝廷者也孝子葬清江茂村鄉之常山節婦塋城南
之富壽岡踰水三十里不得合塋者江南人卜地之
吉其地有不可蕪容者祠堂之設於節婦之墓者孝
子之墓遠節婦後歿逢辰等既葬而廬焉因為堂而
合祠其考妣有庭有門幾擬於廟歲時省墓則有時
食庶羞之奉有祭之意焉謂其堂為孝節者因其平

生之行而著之也臨江文物之邦昔之考於禮者詳
矣學於春秋者嚴矣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過於
厚以諷其薄陳其義以明其志使君子有所攷焉凡
民有所化焉庶乎談氏孝節之傳而子二孫二無窮
也

